

外交奇才葉公超的冷暖人生

英才天妒難為用，落寞斯人獨憔悴

● 吳翊麟

作文被評滑頭少年

在國內外以喬治·葉 (George Yeh) 聞名的外交家葉公超，學名崇

智，後以字行。父親葉道繩曾歷任江

西南康知縣、九江知縣，九江道督海關。故而他於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日

(清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二日) 生於九

江。襁褓中生母去世，由南昌籍的繼母帶大，所以兒時講一口南昌話，後來才學會廣東話。他雖籍隸廣東番禺，但真正故鄉卻是江西九江。

葉公超稍長，入張伯苓所辦的南

開小學就讀，當時他的「學生作文簿

」中，有「論拿破崙於歐洲之功罪」

一文，文中兼納正反兩面意見加以評

述，有如宋儒呂東萊的博議，破題即

說：

「論者有謂拿破崙於歐洲有功焉

；余以為是也；然亦有謂其於歐洲有

罪焉，余亦以為是也；二者皆是也；

……」

一位「舊瓶裝新酒」而有舉人功

名的學究老師在文上以硃筆眉批曰：

「具見滑頭之至！」

學識淵博才氣縱橫

葉公超於一九二六年獲英國劍橋

大學文學碩士，留英期間，結識名詩

人艾略特 (T. S. Eliot, 一八八八—

一九四六)，成為國內介紹艾略特詩與

詩論之第一人，隨於遊學巴黎後同年

秋返國。

一九二九年暑假前，葉公超原在

上海，任教於真茹暨南大學，因與其

叔葉恭綽之友、校長鄭洪年一言不合

，即拂袖辭職，北上接任清華大學外

文系教授。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溫源

寧曾是他的老師，因而也應邀在北大

兼課，先後教授戲劇、英詩、文藝理

論等課。

葉公超很少做課前準備，上課時

祇憑其深湛的才學侃侃而談。但教學認真，在課堂聽到學生發音有誤或語調不妥，每每拍擊桌子，聲震四座，大有一「恨鐵不成鋼」之慨。但當學生往其家拜望時，則態度謙和，熱情接待，說古論今，無所不談，說及京戲，於暢論譚鑫培當年之餘，興致一來，就會清唱「打漁殺家」的「昨夜晚吃酒醉」一段。

後來葉公超接編《新月》雜誌，使刊物大有改變。一九三七年，他在朱孟貴主編《文學雜誌》創刊號發表「論新詩」一文，論點傑出，被視為中國新詩史論經典之作，而當時他已接任北京大學外文系主任。抗戰發生後，隨校遷於雲南昆明，續在西南聯大執教。

與艾森豪誼屬莫逆

夫人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擴大成第二次世界大戰，葉公超發揮愛國赤誠，棄教從政，出任中央宣傳部

國際新聞處新加坡辦事處主任。太平洋戰事發生，新加坡淪陷時，他曾在檳榔嶼之下，駕小木船，渡過馬六甲海峽，抵達對岸印尼的蘇門答臘，然後繞道昆明，返重慶述職。旋經中央宣傳部派赴英國工作，與英國朝野名流，過從甚密。

當歐洲戰雲密布之際，葉公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與盟軍統帥艾森豪相遇，未久竟成莫逆。一次艾森豪自前方到倫敦渡假，私約葉公超至倫敦近郊一小戲院看電影。正片放映前的新聞片，正是報導艾帥倫敦渡假的消息，接著突然燈火通明，擴音機播報艾帥正在本院看電影，請觀眾一齊鼓掌歡迎。全院立即喧騰如沸，大群記者隨即出現，鎂光燈閃爍不已。於是次日倫敦各報均以首版刊出新聞，圖文並茂，而照片上坐於艾帥身側，一位面帶微笑的東方人，正是喬治葉。

除艾帥外，他也曾和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論交。

此後葉公超與艾森豪續有往還，艾森豪一九五二年當選美國第卅四任總統，一九五六年連選連任，葉公超以繡像贈老友，獲復函道謝，後來，葉公超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在他的安排下，艾森豪成為第一位訪問中華民國的美國總統。

愛才若渴庭爭部長

抗戰勝利國府還京後，為招攬優秀外交人才，舉凡大學畢業有志外交工作的青年，須先在外交部實習三個月，成績優異者，方可參加隨後舉行的外交領事人員特考，特考分筆試和口試兩部分。當時有一位青年，本想參加公費留美考試，卻因他在國立政治大學成績優異，被認為是外交可造人才，聽從勸告參加上述實習，期滿完成筆試，後由九位考官口試，一一通過，最後到了常務次長的葉公超面前。葉問他的中文程度怎樣，回

答四書五經早讀過，詩詞歌賦樣樣都會。葉公超聞之，心有所感，想起其夫人淡泊名利，不贊成他做官，與他分居，有感而作的上聯交給他；聯曰：

歲云暮矣，風雨淒如，

大樽唯存紙窗木屋，半壁殘書。

這位考生閱後，訝問何以意境如此淒涼，並說要用一點歡樂氣氛扯平，乃寫出對句：典文刊，而當湖動日

「一天其然哉，琴詩樂只，對題試求盡且賞鳥語花香，一庭修竹。難表對肝葉公超一見大喜，立予傳閱，並對他說：「你已經錄取了。」

當時全外交部只美洲司尚有一缺，部長王雪艇原要以此缺補他的湖北鄉親李女士，並早已寫好部令稿藏在抽屜內，葉公超出示此考生對聯，以自己的去留力爭，王雪艇才勉強改填姓名發下。這位考生就是知名的江西才子天任程時敦。

但在程天任以委任四級科員進部不到三個月，王部長又親下條子，把

李小姐以高出程許多階的薦聘十級專員派到情報司服務。為此程天任憤怒至極，恰好當天下午接到教育部通知，他參加的留美考試業已錄取，囑定期前往辦理出國手續。不料當葉公超得知後，急得跳腳，對程天任說：「我打破頭和王雪公拼命爭取你進部，你卻和一個女人鬥氣，想一走了之，不夠朋友，不是做人的道理！」

過了幾天，葉公超找程天任談話，溫語要他做滿兩年再走，並說在部有的是外放美國機會，不必急在一時，這時程天任才答應不馬上走。那知大局猝變，程天任竟從此留在外交部近三十年後，方如願在美國取得碩士和博士兩項不同領域的學位。

非常時期非常手法

葉公超由外交部常次、政次而代理部務，代部長期間，正值中共擴大武裝叛亂，得蘇聯之助，在東北取得日軍殘餘部隊繳交武器，大舉南下之

時。外交部自南京遷廣州，轉重慶與成都，最後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遷臺辦公，其間不斷裁減人員，最少時僅有五十餘人，喘息稍定之後，亦不過七八十人而已。筆者有幸，竟得自始至終，隨部轉輾各地，參與密勿，深知當時無論部務運行，人員資遣，內外調度，士氣維持，均幸由葉公超以非常手法，作非常處置，故同仁對他信賴有加，乃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葉公超以開放的心胸，對部內人員無論上下，莫不關顧備至，稍有表現，更不惜美言稱道。猶憶當年外部在重慶落腳時，有一晚，葉公超與十幾位下屬共敘一室，言及某部竟在播遷途中將部印遺失，葉即以詼諧的口氣，說外交部負責保管大印的工友趙棟臣，把部印日夜繫於圍腰褲襠之間，絕無遺失之虞，眾人聞之莫不莞爾。

傲骨嶙峋蔣公激賞

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播遷

全權代表在臺北賓館簽訂「中日和約」。同日七小時後，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被正式認可重返國際社會。中日和約主要內容之一為：日本放棄臺灣、澎湖群島、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等土地之主權。及至同年八月五日，中日和約生效，中日間長期之戰爭狀態，於焉結束。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蘇聯及中共先後在亞洲恣意攻城掠地，亞洲局勢危殆，美國為維護區域安全，阻遏共黨擴張，採取圍堵政策，先後締結美菲、美澳紐、美日及美韓等共同安全條約。中美兩國友誼素篤，又係大戰盟邦，韓戰爆發後，兩國合作更見密切，但雙方尚無同盟條約關係。老總統蔣中正有鑒於此，乃於一九五三年底下令外交部向美方建議，締結一項共同安全條約，並備妥草案，送美方考慮。雙方經詳細研究，多次交換

意見後，原則上同意締約之可能性。

及至一九五四年九月，葉公超赴美出席聯合國第九屆大會。十月下旬，與美國務卿杜勒斯開始談判。十一月底談判結束，十二月一日發表共同聲明。十二月二日，由葉公超部長與杜勒斯國務卿代表兩國政府，在華府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十二月十日雙方換文。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杜勒斯在臺與葉公超互換批准書生效，成為兩國關係的基石。該約使我國在臺得以安定建設，得能更有效的推動反共國策，更使亞太地區的安全，獲致進一步之保障。

廿五年後，中美關係因美國卡特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元月與中共建交而中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亦於美國與中共建交一年後失效。

擴大拓展中東關係

中華民國與中東的關係，可回溯至一九三九年我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

設立副領事館，以王世明為首任副領事，以便照料當時由國內（指大陸）前往本稱沙地阿拉伯王國朝聖的回教同胞。大陸易權時曾短期閉館後，又於一九五一年恢復為領事館，至一九五六年更升格為大使館，仍以王世明為臨時代辦。此外，兩國另曾於一九四六年訂有「中沙友好條約」。葉公

超訪沙時，又與約旦建立了外交關係。一九五七年元月，葉公超趁出席聯大會議之便，得機晉見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沙王紹德，設法促進中沙兩國關係。葉公超除代表總統蔣中正向沙王致意外，並代表蔣中正邀請沙王訪華，獲欣然接受。葉公超歸國後，隨即發起籌建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的清真大寺，以便歡迎沙王和招待以後來訪的中東各國元首與政要。兩年後

伊朗國王巴勒維訪華時，即曾往該寺參拜。王世明以代交薩萊葉公超呈請參拜。葉公超晉見時，沙王提出與沙國王室有世交淵源的西北馬步芳將軍可

否為駐沙大使，經報告總統後，遂於同年八月九日正式任命馬步芳為我國首任駐沙大使，馬大使則於同年九月九日向沙王呈遞到任國書。華吳國政葉公超的英文造詣高深，又曾任大學教職，對於用字發音絲毫不苟，掌理外交部時，對過去稱沙國為「沙地阿拉伯」，認為發聲重音在「沙」後之「烏」，並表示尊重友邦，將沙國譯名改為「沙烏地阿拉伯」，堪稱中沙關係史上的佳話。

後來沙國雖與我斷交，但雙方談判結果，各在對方首都設立「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和「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我國原駐沙大使館和總領事館的產權亦得充分保障，同時我駐沙人員將續享有一切傳統特權和豁免權。葉公超泉下有知，亦必以當年他苦心經營的中沙關係實質利益得以確保為慰。

重視西班牙中南美

我國與西班牙係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復交，西國外長馬丁·阿達賀遂於次年三月專程訪華，此係政府播遷來台後，第一位來訪的友邦外長。當時我國正處於孤立無援，危疑震撼之際，西國外長來訪，不啻雪中送炭，更是佛朗哥政府道義支持我反共大業的具體表徵。

葉公超為加強與西班牙關係，在復交後五年內，曾三度訪西，並於一九五七年與西班牙簽訂「中西文化專約」，從此，我國赴西深造留學生逐年增多，雙方經貿往來亦日趨頻繁。

葉公超認為，西班牙係「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也是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的一宗祖國」，加強與西國聯繫，可影響中南美各國對我的關係。

葉公超鑒於西班牙對中南美的重性，乃於一九五七年派特使團往訪，以擴大我外交領域。不料自中共進

入聯合國後，世界各國包括西班牙，紛紛與我斷交，以是現存二十餘邦交

國中，中南美國家竟幾佔半數，即為葉公超目光遠大所致。

舌劍唇槍約以夢成

一九五四年七月杪，葉公超以外長身分奉命飛美，與美國務卿杜勒斯，就締結中美防禦條約問題，作切切實實之談判。但由於美國不願協防金馬，堅主我國自動放棄，先總統蔣中正則斷然堅決拒絕，以此兩方經過四個月之磋商、談判，始終無法成議。

及至同年十一月某日談判一開始，杜勒斯便對葉公超說：「我昨夜做了一個夢。」

葉公超說：「願聞其詳。」
杜卿說：「我夢見某甲幫某乙的忙，來共同對付某丙，可是某乙對某甲不領情，我對某乙的不識抬舉，深深的感到奇怪！」

葉公超聽後，當然知道杜勒斯的意有所指，立即說：「我昨夜，也做了一個夢。」

杜卿說：「我也很樂意的聽聽。」

葉公超答說：「我夢見張三，強將李四的一塊肉，無緣無故的，要送給王五吃，我對張三的行動，也感到大惑不解。」

遭受誤解蒙冤不白

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後，美國務卿杜勒斯再次訪台，於十月下旬與蔣總統舉行三日會談，最後於十月二十二日晚舉行第四次會談時，正式向總統提出會談結束宜有公報，並謂當日下午美駐華大使莊萊德已將美方草擬的初稿面交外交部長黃少谷。公報中最重要的最有爭議之文字為第六段。

「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

「美方原稿並無「實行三民主義……」等字樣。此即中華民國放棄以武力反攻之條款。」

因此，上述條款應係蔣總統與黃少谷等人深思熟慮後痛苦的決定。因當時已調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在會談中，曾當總統之面明告美方，外長黃少谷將有修改建議，於是有人認為：

「中華民國之承諾不以武力光復大陸，係受葉公超之蠱惑與蒙蔽，並成為蔣總統日後對他信心動搖之前奏」云云。

但事隔四十年後，依據美方業已解禁並公開刊行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中國關係文件》記載，當時蔣總統實已充分了解杜勒斯的意思，並對放棄武力的提議面有難色，但經杜勒斯反覆勸說，終於首肯。即連參加會談的陳誠副總統亦同意在公報中列

入不以武力光復大陸文字，故應對葉公超還以清白。

忠告達賴勿依美國

甲不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九年三月逃離西藏、流亡印度，至今將近五十年。當年西藏抗暴事件發生後，美國曾有將達賴接至美國，給予政治庇護的計畫。美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勃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上呈赫特國務卿的備忘錄中，即談及如達賴因爭取國際承認西藏獨立，而不得不離開印度時，美國應協助其在自由世界的國家尋求庇護之所，如果合適，美國亦應提供此類庇護。

但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達賴二哥嘉樂頓珠會見美國務次卿莫菲之前，已與當時我駐美葉大使見面。葉曾囑嘉樂頓珠轉達其忠告：達賴應保持其西藏精神領袖的地位，全世界亦將承認達賴有此地位。但達賴如移居美國，彼將失去此一尊崇地位

，因此應留在印度。雖至當會，一不達賴是否因葉的忠告而留在印度，雖不得知，但葉公超請嘉樂轉告達賴莫投靠美國一事，確有遠見。恰不

大則又當時美國所採的態度和立場為：西藏係中國擁有宗主權的自治地，並根據美國的傳統，支持藏人「民族自決」，因即以蔣總統當年三月二十六日曾昭告世界「大陸光復之後，中國願助藏人達成「自決」願望的聲明，希望中華民國放棄其宗主權，承認西藏為獨立的政府。於是葉公超引用《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條，勸說美國可以承認西藏為「自治之政府」，但不能稱其為「獨立之政府」，圓融應付。長如葉！而且對用與否

艾森豪給空白支票

葉公超係於「八二三砲戰」的緊張時刻出使美國，美總統則正是他相知多年的老友艾森豪，因此他抵達華府當天，即直接前往謁見適在私邸渡

假的艾森豪，笑語歡談一陣後，即要求美國對金馬提供軍事物資援助。葉公超以美國重兵駐紮缺乏戰略價值的阿拉斯加以防蘇俄為例，基於同樣理由，指出防禦中共奪取具有戰略價值的太平洋前哨金馬的重要性。艾森豪聽了葉公超直率中肯的表白後，當面

電話給國務卿魯斯克說：「在我身旁有一位先生喬治葉，是我中國朋友中唯一不撒謊的人。我現在給他一張空白支票，叫他明天來看你，他要什麼你就給他吧！」臨別時，艾氏又親自交給葉公超一個私人電話號碼及其女秘書的名字，並說：「有事要見我，上午撥這個電話，下午就可以相見；這樣的待遇，完全和英國大使相同，你滿意嗎？」一位外交使節，能得到駐在國的元首如此信任，竟交給他一張空白支票，任他予取予求，外交工作自然會做得很好。不料卻因俗吏的讒言，不幾年便被免職。而當金門前線我方以三四〇口徑的巨砲實施反擊

時，恐怕還沒有幾人知道其中的底細呢！

受累讒言罷職賦閒

一九六一年九月，聯合國大會即將討論蘇俄提出的，「外蒙古及茅利塔尼亞等七國」整批入會案。當時我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係理事國，擁有否決權。美國務卿魯斯克與葉大使公誼與私交都很好，據說魯斯克私下曾鄭重問過葉公超「你們到底是否會投否決票？」由於葉公超不會說假話，便回說：「對外在宣傳上揚言，那是一種戰術，中華民國是不會使用這一招的。」以感怒對。一八五〇年間，其實理由很簡單，因為否決了外蒙入會，就等於否決了整批入會的茅利塔尼亞等七國，不僅得罪了美國，也得罪了非洲國家，這在支持中共的國家愈來愈多的一九六一年，很可能加速中華民國無法保持在聯合國的席位。在「小失」與「大失」之間，必

須有所抉擇。但當時的外交部長沈昌煥銜命赴美，旨在執行蔣總統「否決外蒙入會」的命令。到了紐約以後，認為葉公超對盟友推誠相與的話，是洩漏國家機密。我國既擁有否決權這一法寶，怎麼可以輕易放棄！而且使用與否，權在最高當局，說葉公超越權，過於猖狂。由於沈昌煥在台北時，已先曾隔空與葉公超為否決權一事發生爭辯，傳言葉公超在電話中曾說：「總統懂得甚麼？」「沒有國際知識」，甚至還有更重的話。及至葉、沈二人在紐約為否決權當面激辯後，經沈將前後經過，和盤密電上達，於是蔣總統一個急電，把葉公超召回台北。

葉公超當時不明就理，連雙橡園大使館的辦公桌都絲毫未動，提起皮包，就飛台北。可是總統召回，卻不召見，到了第三天，只有一個傳諭：「不必回任所了」。葉公超得訊後，在臨時居停的博愛賓館，繞室徬徨獨

步，足足三日三夜，並從此悵鬱以終。

至於聯合國方面，蔣總統雖因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國在「中蘇友好條約」中，同意外蒙獨立一事，長痛在心，而堅決反對外蒙進入聯合國。結果及至安理會開會討論外蒙等整批入會案時，飽受壓力的蔣總統，不得不改變初衷，下令蔣廷黻代表「缺席」了事。

對於葉公超突被免職內情，美國務院上下自有所聞。因此沈昌煥雖兩任外長，但希望出使美國一事未能如願。

夫妻久離情義仍重

葉公超於一九三一年六月與燕京大學主修物理的校花袁永熹由戀愛而結婚，女兒葉彤於次年出世，又五年生子葉煒，渡過近十年的神仙生活。一九四一年葉公超奉派任職倫敦，袁永熹則攜子女轉赴美西加州定居。從此葉公超忙於公務，夫人專心教學，

會少離多而成分飛勞燕。待至葉公超職位高升，有意接回妻小團聚，但夫人過慣簡樸生活，對官場酬酢深以為苦，甚至葉公超擔任駐美大使時，仍不改初衷。

故葉公超在臺期間，雖係官場得意，感情方面則意境淒涼，因此確有佳人相伴，以遣愁懷。一九五〇年間，筆者曾在台北成都路一戲院附近與葉公超及一佳人相遇，葉公超曾大方介紹，並口惠為筆者官加一等。才子與佳人，固為坊間留下一段佳話。但葉公超與夫人雖聚少離多，而仍情深意重。後來他奉派赴美，佳人即與派赴中南美某國的一位大使相偕赴任。及至葉公超被謫，滯留台北，只能以書畫自娛。

葉氏既逝，公祭時夫人有聯輓曰：「心慮安危輕敘別，淚痕深淺盡縱橫」，最足以說明葉公超重「國」輕「家」，表達出親人對他忠貞一生的痛惜與幽怨。

代整文件獲贈字畫

筆者才具平平，夤緣得入外部，濫竽充數而已。四十年間，曾經普通考試合格，大學畢業，國防研究院受訓。與葉公超非親非故，僅是長官與部屬的關係而已。

葉氏本是王佐，卻因才大難為用，以致投荒於市，躑躅台北街頭。筆者無意間走過外交部地下室時，卻發現葉公超出任駐美大使後，留在部長室的公私文物，都已被棄置在地下室的一角。覺得可惜，於是筆者將他的一部分文物，包括他夫人的照片等加以整理，當我在博愛路外交部樓下角辦公室窗口，看見葉氏由寶慶路朝西門町方向踱步經過外部右角步道時，急忙離座奔出交還給他。大概由於這一點小小情意過後，遂蒙工於翰墨，精於畫作的葉氏，先後於一九六一年賜贈辛丑除夕畫作一幅，一九七一年獲贈辛亥夏日墨寶一卷，另簡志信

所攝手執煙斗意態悠閒的特寫簽名照片一幀。

畫重懸堂上，睹物思人，仰之彌高，瞻依不已。

此外，在地下室檢得之葉公超手諭一通四紙，筆法端重遒勁，一見愛不釋手，於是珍藏至今。最近已將書年七十八。

幽默小品

王健

現代歷史故事新編

時光在輪迴，孫、蔣兩位前大總統在天上遠眺台灣，但見黑煙滾滾，不見天日，孫、蔣兩總統喟然長嘆！孫離開中國政壇很久，所知不多，就問蔣老總統：「我在民十四年走了以後，是不是在奉行我的遺囑？」

「民卅六年五月，由軍政、訓政，而完成憲政，就遵行選出第一任民主憲政的大總統，我做了第一任！」

「應該的，根據你給我的報告，完成了東征、北伐、抗日，對黨國貢獻良多，辛苦了！那第二任呢？」國父安慰他的愛徒。

「于右任！」（意思是我又擔任）

「那麼第三任呢？」「因為在台灣，找一位當地人，吳三連。」（吾三次聯任）

「第四任呢？」

「台大外文系女性教授，趙麗蓮（照原來例子聯任）」，「第五任呢？」

「趙元任，原北大語言學教授。（照原來的再任一次）」

「第六任呢？」蔣老總統嚙嚙的說：「我來追隨您來了，聽雨農（戴笠的號）說，是伍子胥！（吾的兒子繼續）」國父安慰的說：「伍老先生願意領導，也是好的！」

「第七任呢？」蔣老總統說：「你等會兒，（李登輝），我去打聽打聽！」一下子氣急敗壞回來，說「亂了，現在搞什麼直選，成了隨便啦！」（水扁啦）」